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九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九

桓立

桓立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

火珠圜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

類聚一御覽五續晉

陽秋曰桓立庶母馬氏本袁真之妓也與同列薛氏郭氏夏夜同出月下有銅盆水在其側見一流星墜盆中驚喜共觀星如二寸火珠於水底圜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更以瓢酌接取並不得

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續搜神記曰袁真在豫州遣女伎紀陵阿薛阿郭阿馬三奴與桓宣武若

有感遂有娠及生立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

世說任誕篇注異苑曰立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難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好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

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

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立頭曰

此汝家之故吏也立因涕淚覆面眾竝異之世說夙惠篇曰立應

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任誕篇注晉安帝紀曰立哀

樂遇人每歡戚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發未嘗不至鳴咽

善屬文世說文學篇注晉安帝紀曰立文翰之美高於一世常負其才地以雄豪

自處

魏書桓立傳作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

眾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

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

立兄弟而為素官

魏書桓立傳不臣作陵虐折作抑

太元末出補義興

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

為五湖長

通鑑晉紀注虞翻曰太湖有五湖隔湖挑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小支俱連

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滭湖就太湖而五湖善長謂長塘湖射湖貴湖隔湖與太

湖而五吳中志謂貢湖遊湖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也

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

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

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

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  
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  
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  
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  
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  
昌邑雖昏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  
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  
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啟嫌謗  
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  
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

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非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立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立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世說文學篇曰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注周祗隆安紀日立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

論不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

輟王恭有憂國之言立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旣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覬爲荊州家

祿校勘記曰  
覲當作顓

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

安出立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

王恭宜與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眾順  
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  
事旣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  
仲堪及立匡正朝廷

魏書桓立傳曰會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

國寶旣死於是兵罷立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  
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立督交廣二  
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立受命不行  
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  
之兄弟立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立五  
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於臨川立



遺偏將軍追獲之玄佗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  
牢之背恭歸順恭旣死庾楷戰敗奔於玄軍旣而詔以  
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於尋陽  
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  
恭求誅尙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  
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  
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  
玄逾自矜重佗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  
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佗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玄仲  
堪惡佗期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

是各奉詔還鎮立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

是屯於夏口隆安中詔加立都督荊州四郡

通鑑注辯  
正曰是時

立爲江州刺史其加督四郡當是  
江夏竟陵隨義陽也以兄偉爲輔國將軍

南蠻校尉仲堪慮立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立旣

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立佺期甚忿懼會姚興

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立仲

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

從弟遙屯於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旣不能獨舉且不測

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

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  
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立以兵襲而召之旣至以爲  
諮議參軍立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  
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  
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  
兩全之旣得立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河而行不得一  
人入江也立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  
竭立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  
之所鎮路經夏口立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己前鋒乃授  
以江夏之眾

晉書校文四曰佺期之佺字卽郭銓之銓字田前敘立襲佺期事輾轉致誤遂以銓

爲佺並多一期字耳殷仲堪傳立使郭銓等擊敗各軍於江西口卽銓爲立前鋒之證使督諸軍

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魏書桓立傳作別與桓偉逞

遽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魏書桓立傳作

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令與立書辭甚苦至立曰仲堪爲人不能

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立旣

至巴陵仲堪遣眾距之爲立所敗立進至楊口又敗仲

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

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立立懼其銳乃

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立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

堪出奔鄧城立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

送玄並殺之

魏書桓玄傳與殷仲堪書曰今當入河討除佗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

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案玄作此書仲堪聞佗期死當在仲堪自襄陽來而未奔鄧城之時

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

仲殷

堪傳作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

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

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

刺史假節以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

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

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

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

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

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立又奉詔解嚴以倖爲江  
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  
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於江南立  
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東晉疆域志曰綏安郡  
領縣可考者四長寧綏  
安僂陽綏寧諸史攷異三日按地理志桓溫又分南郡  
立武寧郡地理志無綏安郡何無忌傳義熙二年遷都  
督江荆二州八郡軍事有綏安郡當卽立所立也案元  
和郡縣補志四云長林縣晉隆安五年置縣並立武寧  
郡隆安五年距桓溫卒已二十餘年是又置諸郡丞詔  
地理志桓溫立武寧郡爲桓立之誤  
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利之立皆留不遣自謂  
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己瑞初庾楷既  
奔於立立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立旣解嚴楷亦

去職楷以立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  
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立立  
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立立本謂揚土饑饉  
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眾觀釁而動旣聞  
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立曰公英  
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  
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  
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立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  
表率眾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魏書桓立傳曰  
率軍東下至夏  
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  
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經爲宵征

之服絃傷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  
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  
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篡投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  
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  
聞佞譽日至萬機之事委之所華國典朝政紛紜淆亂  
又諷旨尙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  
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已爲都督  
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自古僭逆未  
有若斯之甚己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  
媒人長史爲迎客嬖媵簞簞賀同六禮乃使尙書僕射爲  
封造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  
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與  
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實  
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  
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旣多加之以苦  
發樂屬枉濫者眾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爲  
己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  
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實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卽路



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立既失人情而興師犯

順

魏書桓立傳作立亦失慮眾不為用恆有迴旆之計

魏

書桓立傳

迴旆作迴師既迴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

魏書桓立傳意甚悅作意

乃

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

魏書桓立傳作徑至姑孰

又

克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

世說傷逝篇注索氏譜曰元字

天

保徽煌人父緒散騎常侍

元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

牢之遣子敬宣詣立降立至新亭元顯自潰立入京師

書

鈔一百三十晉安帝紀云

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

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己

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

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立表列  
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於安城郡害元顯於市  
於是立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  
遷太傅參軍荀逕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  
譙王尙之等流尙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  
長史王誕案隋志總集類有王誕四帝諱三卷當卽其人太傅主簿毛逖等於  
交廣諸郡尋迫害恢之允之於道以兄偉爲安西將軍  
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  
領選脩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爲前將軍江州

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爲中書令

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立讓丞相自署太尉

魏書桓立

傳作立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緣綬綬增班劔爲六十人

案魏書桓立傳

此句下有甲仗二百人五字蓋於前二百人外又增二百人也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

奏不名

魏書桓立傳奏作拜

立將出居姑孰訪之於眾王謐對曰

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

本以公旦爲心立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

山池

文選南州桓公九井作詩注引何法盛桓立錄及魏書桓立傳均作大築府第

莫不壯麗

乃出鎮焉旣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

諸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  
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立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君子  
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損宰輔豪奢縱  
欲眾務繁興

魏書桓立傳曰政令屢改僭侈肆欲於是朋黨翕習沮亂內外朝政皆諸焉

於是

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立令賑貸之百姓散

在江湖採梠

魏書桓立傳曰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饑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饑饉死

者甚眾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內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縠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

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

死者十八九焉立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

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

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  
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宣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竝  
奔慕容德立諷朝廷以己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  
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佺期功  
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  
如故立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周家祿  
校勘記  
日俊當作  
濬聲之誤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  
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立  
詐表請平姚興魏書桓立傳曰又表請自率  
諸軍命諸蠻方兵掃平關洛又諷朝廷  
作詔不許立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旣不克行魏書桓  
立傳克

行作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

載服玩及書畫等物

魏書桓立傳作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具御覽八百二晉安

帝紀曰桓元尤愛珍寶或諫之

魏書桓立傳曰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

輜重自足相運不煩復有製造

立曰書畫服玩既宜恆在左右且兵凶

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是歲立兄偉

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

立以立脩兄弟職居內外

周家祿校勘記曰立衍文謂謙脩兄弟也立或謙之誤

恐權傾天下立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

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立便作樂初奏立撫節慟哭

既而收淚盡歡立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立乃孤危而不

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

之等又共催促之

魏書桓立傳曰初立常以其父王業垂成以己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

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

俾死慮一己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徒既慮事

變且幸其利

咸共催促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

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謐散

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

撫軍大將軍

周家祿校勘記曰大衍文據本傳

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

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

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揚州牧

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

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

魏書桓立傳曰於是

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遣司徒王謐授相

國印綬光祿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立屢僞

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鑒輿

魏書桓立傳敦勸作回請親降鑒輿

作親幸敦喻

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

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尙書

世說品藻篇注劉瑾集序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

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材力

歷尙書太常卿隋唐志均有劉瑾集

琨爲太常殷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眾官合六

十餘人爲楚官屬立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

府新野人庾仄聞立受九錫

安帝紀作南陽太守庾仄

乃起義兵襲

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眾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



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  
爲內應庾本仲堪黨桓偉旣死石康未至故乘閒而發  
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  
州刺史以討庾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  
陽庾眾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  
亂起兵遣收之立徙亮於衡陽誅其同謀桓興等立僞  
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立又上表固請  
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立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  
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  
除清明使眾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

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  
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立以  
厯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  
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  
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  
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  
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  
己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  
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讜  
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立矯制加其冕十有

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  
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妃爲王后世  
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立乃多斥朝  
臣爲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  
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  
主於琅邪廟初立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  
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  
立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立僭僞位文選解尚書表注晉中興書曰立到姑孰  
勸進立僞讓朝臣固請立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奠  
位水經注釋二十九曰井山在龍山之南桓溫以立杜所鑿元興二年桓立築禪位壇于九井山北

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  
爲文告天皇后帝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  
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  
承天理物必由一統竝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  
王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巾  
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寧之功升明  
黜陟之勳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  
釁基亂鍾於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  
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袂剋清之勞阿衡撥  
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

會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  
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祇懷罔知  
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虛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敢不奉  
以欽恭大禮敬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眾  
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  
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  
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  
考宣武王聖德高邈誕啟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  
閒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  
時來之會用獲除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

厯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  
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  
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  
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  
也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魏書桓玄傳  
作左丞王納  
之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  
之歲魏書桓玄傳作復  
同王莽始貴之年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  
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  
氏欽若厯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

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  
帝居尋陽卽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陵  
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  
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廟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  
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宜都縣王豁孫稚玉爲  
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  
醴陵縣王贈沖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  
事以孫膺襲爵爲吏部尙書沖次子謙爲揚州刺史新  
安郡王謙弟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  
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

周家祿校勘  
記曰如誤加

又晉進

周家祿校勘  
記曰如誤加

周家祿校勘  
記曰如誤加

寰宇記一百五曰司馬陵晉司馬桓立墓立僞尊爲陵今里人猶呼之碑闕俱在去當塗縣一

青置守衛四十人立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旂旗

書鈔一百五十六晉中興書曰旌旗不立  
弼攬旗一法章儀飾一皆傾偃是

書鈔一百五十六晉中興書曰旌旗不立  
弼攬旗一法章儀飾一皆傾偃是



日酷寒魏書桓玄傳曰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及小會于西堂設

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

色羽葆旒蘇

案魏書桓玄傳作施金額流蘇額與顏流與旒形近致譌當從魏書羣臣竊

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僣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

龍有悔者也

書鈔一百二十一引晉紀作龍頭角

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

月立臨聽訟觀閔囚徒

通鑑晉紀注曰洛都華林園北有聽訟觀本平望觀也魏明帝

以刑獄天下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聽之大罪無輕和三年更名聽訟觀建康倣洛都之制亦置之罪無輕

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尚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

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

世說言語篇曰桓玄旣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

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  
問何以知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  
直散騎之省立咨嗟稱善注引劉謙之晉紀作參軍劉簡之之言和贍作額翻計元興三年立

之永始二年也尙書荅春蒐字誤爲春蒐凡所關署皆  
被降黜立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

氏爲皇后將修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

及宮殿諸門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外城正南  
日宣陽門宣陽之東日平昌門

皆爲三

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昇之

書鈔一百四  
十引晉中興

書更造作欲造昇之作舉之  
魏書桓立傳昇之作與之

性好畋遊

魏書桓立傳以  
作田遊無度以

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與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旣不

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

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理得申道  
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立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  
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  
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  
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  
遠矣立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  
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魏書桓立傳曰迎溫神主進于太廟郊廟  
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  
長也魏書桓立傳曰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魏書桓立  
傳廣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御覽五百六十

二語林曰桓立不立忌日政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暮服

有忌時每至日絃觴無廢魏書桓立傳之內不廢音樂立出遊水門水門作水南飄風飛其儀

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

樓上層墜地立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魏書桓立傳曰

恤時事奏案停遊獵無度世說規箴篇曰桓南郡好獵

中旌旗蔽野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

行陳不整磨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東桓道恭立之族

也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立

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土會當被縛手不能芒也

立自此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

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魏書桓

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游獵文武因

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

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

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

魏書桓立傳作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思亂十室而八於

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

斬桓弘於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

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

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立立震駭卽殺扈興等安

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

里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竹里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王塗所經途甚傾險行者號爲翻車峴山間有長

淵高下深阻舊說云似洛陽金谷宋武帝初起自京口至江乘破桓立將吳甫之於竹里移檄京師卽此處也

立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

究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  
遣頓丘太守吳市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  
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  
首立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御覽  
四百八十六晉中興書曰桓元聞義軍起斬其二將志  
慮窘塞與臧道士推算數厭勝之術魏書桓玄傳曰玄  
外麤猛內惟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  
與巫術道士爲厭勝之法案二將卽上文之吳甫之皇  
甫乃問眾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魏書桓玄傳作黃  
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立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御覽七  
四引王隱晉書作神何爲怒民何對曰移晉宗廟飄泊  
爲怨魏書桓玄傳作民怨可然  
失所御覽七百七十四引王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  
隱晉書作飄零落薄

所以怒也立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御覽七百七十四引

王隱晉書輦上作輦輦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立愈忿懼使

桓謙何澹之屯東陵魏書桓立傳作使桓謙何澹之屯

東陵在江寧府北覆舟山東麓下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萬以距義

軍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覆舟山在上元縣東北一

範之屯覆舟山西足地形如覆舟故名初桓立作亂使下

高祖率義師食畢棄其餘糧裕至蔣山元和郡縣圖

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十八里按輿地志古金陵山也邑

縣之名皆由此而立吳大帝時蔣子文發神異於此封

之為蔣侯改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竝前

立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立益憂惶遣武衛將

軍庾嶺之配以精卒宋書武帝紀作武騎將軍庾嶽之

魏書桓立傳亦作嶺之精卒下有

利器二字御覽三百二十引晉中興書作願之副援諸軍於時東北風急義

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

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元和郡縣志二十五日躬先士卒以擊之範之等一時土崩

立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

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魏書桓立傳具船下有於津二字相與

南奔初立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

又入羽林立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立不暇荅直

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

百五十九引晉安帝紀飯均作粥咽不能下昇時年數

水經江水注引王韶之云亦作粥歲魏書桓立傳作抱立胸而撫之立悲不自勝劉裕以

歲立魏書桓立傳作



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驛立

誅立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立至尋陽江州刺

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桓元經潯陽江州刺史郭

昶之備乘與法服以資之收略二千餘人

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立舟旌旗與

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立於是逼乘

輿西上

安帝紀事在元興三年三月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挾天子奔于江陵桓歆聚

黨向厯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立於道作起居

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

節度以致虧喪

魏書桓立傳虧喪作於敗

非戰之罪於是不遘與羣

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

魏書桓立傳作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

立至江陵石康納之張慢屋於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

之爲尙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魏書桓立傳作以下

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於是大修舟師會未三旬眾且二萬樓船

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竝清塗案魏書桓立傳謂其羣黨作立謂諸

侍臣並字下有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

升字本傳誤脫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立以奔敗之後懼

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魏書桓立傳此句下有逾甚暴虐四字人多離怨

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埽平荆雍一

匡宗室聲被八荒矣旣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

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立怒

卷之二十一

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

以恩也立左右稱立爲桓詔桓胤諫曰

案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晉中興

書作桓徹蓋宋人避諱改字

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

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

帝則令萬世可法立曰此事已行今宜勅罷之更爲不

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以立播越或遣使

通表有匪宜之辭立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

晉書校文四曰乃字衍

立遣遊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

安帝紀作庾稚

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

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眾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  
譙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  
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立率舟艦二百發江陵御  
一百二十入徐爰宋書曰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  
無忌帥諸軍南討破元大將軍郭銓等于桑落洲元棄  
眾復挾天于西走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

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  
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  
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  
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  
所誅竝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立曰卿使若

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  
歆於厯陽諸葛長民又敗歆於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  
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立戰於崢嶸洲於時義軍  
數千立兵甚盛而立懼有敗衄常懷輕舸於舫側故其

眾莫有關心

魏書桓立傳樣作裴其眾作其兵人

義軍乘風縱火

書鈔一百十八

晉中興書曰大戰至日中義軍乘風縱火

盡銳爭先立眾大潰燒輜重夜遁

郭銓歸降立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

城

劉毅傳劉統馮稚作郭銓劉雅

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立留

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立艦求出別船  
收集散軍因叛立奉二后奔於夏口立入江陵城馮該

勸使更下戰

魏書桓玄傳曰烈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

遂與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御覽三百二十三引晉中興書誤作馮談玄

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

行玄乘馬出城

魏書桓玄傳曰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

北御覽三百二十三晉中興書曰人情崩阻不可復合

至門左右於閭中斫之不

中前後相殺交橫

魏書桓玄傳交橫下有盈路二字

玄僅得至船

魏書桓玄

傳曰玄既下船猶欲至漢中

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

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

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

魏書桓玄傳作益州參軍費恬有

眾二百璩弟子修之

案御覽一百二十八引徐爰宋書作循之與桓修作桓循同疑避嫌

名爲立屯騎校尉誘立以入蜀立從之達枚回洲安帝紀作

貊盤洲魏書桓立傳曰遂與石康等折江而上達枚回洲御覽一百二十八引徐爰宋書作枚回州州爲洲之

誘水經江水篇曰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北有洲號日枚迴洲水經注釋三十四改作枝迴引全氏日或云

枝江所迴繞故亦曰枝迴寰宇記一百四十六日枚迴洲在江陵城西南六十里荆州志云自籍州次東大洲

有三名城首日枚迴盛弘之記以爲村名舊云是梅槐合生成樹故謂之梅槐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枚回

州在荆州府西北恬與祐之迎擊立矢下如雨立嬖人丁仙期

萬蓋等以身蔽立竝中數十箭而死立被箭其子昇輒

拔去之客類聚三十三俗說曰桓立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

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立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俗說誤作丁牛期水經江水篇曰又南

過江陵縣南注云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立西奔毛祐之與參軍費恬射

立於此洲立子昇注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注水經江水

六歲輒拔去之注都護魏書桓立傳抽刀立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

而前作抽刀而登立艦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

十六又斬石康及潘等五級庾璜之戰死昇云我是豫

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立在宮中恆覺

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周家祿校勘記

日冠萎疑即冠綏及立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

八旬矣水經江注曰盛弘之曰縣賦江舊治沮中後

洲築布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

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修



日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立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其  
以充百數惜號數句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其

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

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

居太府桓謙亦聚眾沮中爲立舉哀立喪庭僞諡爲武

悼皇帝毅等傳送立首梟於大桁御覽一百二十八徐  
爰宋書曰斬元首傳

于京師魏書桓立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

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水經江水篇曰又南通  
江陵縣南注云江水自

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下有龍洲洲東

有寵洲又云祁里洲始自枚迴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

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

亦曰江津成南對馬頭岸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

戰於靈溪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靈溪在荊州府東  
二十里水經注江水逕燕尾洲北合靈溪水

水無泉源上承歟水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亦曰零水其入江之口謂之零口

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

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

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潛之於西塞磯破之寰宇記一百一十二日武昌

縣西塞山按江夏風俗記云高一百里在州西水路二

百九十二里峻峭橫江袁宏東征賦云沿西塞之峻峭

又江表傳云劉勰敗于彭澤走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

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

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江

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馮

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宋書劉懷肅傳鎮東作征東魯

城作會山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

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  
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  
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  
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  
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僞雍州刺  
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  
宗之率眾於柞溪破僞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  
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  
馮該軍推鋒而前卽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

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  
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  
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  
謙何澹之溫楷等奔於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潁城襲破  
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  
及僞輔國將軍桓珍殺於臨鄆斬僞零陵太守劉叔祖  
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吏檀祗討宏於湘東  
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世說賢媛篇注引續  
晉陽秋作亮聚眾於  
長沙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案彌  
或書作弥故誤作珍又改爲珍也其餘擁眾假號皆討  
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

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爲嗣曹靖之  
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  
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刺  
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眾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  
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綬桓氏遂滅石綬  
傳作傅歆之晉書校文四曰北史魏延興中大陽蠻首  
桓誕以八萬落內屬誕字天生桓立子也是則桓氏實  
滅未

###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

世說龍禮篇注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祖嶠下

邵太守父循尚書郎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  
案宛句爲冤句之誤

丹楊丞爲始安太守桓立少與之遊及立爲江州引爲

長史

魏書桓立傳曰立大論功嘗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案傳不言爲南郡相從略

委以心

膺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

魏書桓立傳曰小事則決於左僕射及丹楊尹卞範

之後立將爲篡亂以範之爲丹楊尹範之與殷仲文陰

撰策命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立僭位以範之

爲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

卽範之文也立旣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

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眾咸畏嫉之

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立西走

立又以範之爲尙書僕射立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

唯範之在側立平斬於江陵

###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勳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  
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  
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立與朝廷有隙  
立之姊仲文之妻元和郡縣圖志二十里殷仲文九日從桓  
溫登九井山賦詩卽此山也案仲疑而聞之左遷新安  
文之妻爲立姊則仲文乃溫之壻疑而聞之左遷新安  
太守仲文於立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立平京師  
便棄郡投焉立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  
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立

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立九錫仲

文之辭也初立篡位入宮其牀忽陷

世說言語篇作御牀微陷御覽入百

八十引十六國春秋曰桓元篡晉昇太極殿殿牀忽陷

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

德深厚地不能載立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

器服窮極綺麗後房伎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

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立爲劉裕所敗隨立西走

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

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尙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

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

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



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立之代誠復驅逼者眾至如微臣  
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  
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  
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  
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侖一戮於微  
命文選考異曰音義云侖五臣作紆按文義當從五臣紆與紆同申三驅於大信既惠  
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維於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  
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文選令作全文選考異曰何云全晉書誤  
令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  
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關庭

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府府中

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世說點免篇此樹作槐樹無

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

昔所輕者竝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

世說點免篇朝政上有阿衡二字注晉安帝紀曰殷仲

文歸高祖以其衡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爲鎮軍長

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

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案晉

安帝紀爲宋初人撰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

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

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

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

關孔孟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

隋志梁有相國主簿殷闡集十卷錄

一卷 仲文矢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

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

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

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竝伏誅

世說謝免篇注晉安

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御覽九

百三十四廣五行記曰晉安帝義熙末年殷仲文年十

三父亡家有大怪有蛇長丈或戴其堂屋或拔其灰

金置地家人棄舍奔散惟仲文居喪如故然仲文後竟

為宋高祖所戮晉書校文四曰安帝義熙三年紀與仲

文同誅者尙有晉陵太守殷道叔以宋書武帝紀證之

蓋亦仲文弟也此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但及叔文不備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

世說謝免篇注晉安帝紀曰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

難及書鈔一百二十六引宋武紀殷仲文在東陽照鏡

不見頭句日而就戮案今宋書武紀無此文疑出徐爰  
宋書袁宇記九十四曰殷仲文墓晉吏部尚書在長興  
縣東三十二里案本傳但云轉尚仲文善屬文爲世所  
重世說文學篇注續晉陽秋曰仲文著文數十謝靈運  
篇隋志東陽太守殷仲文集七卷唐志同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  
與本傳異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立纂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  
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  
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  
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酬營縱  
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

喪亂凶力實繁踰年之閒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  
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卽戮更延墜厯復振積  
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閤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  
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厯表其祥形雲立石  
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  
之望若桓立之幺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  
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凶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  
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晉書附注卷九十九